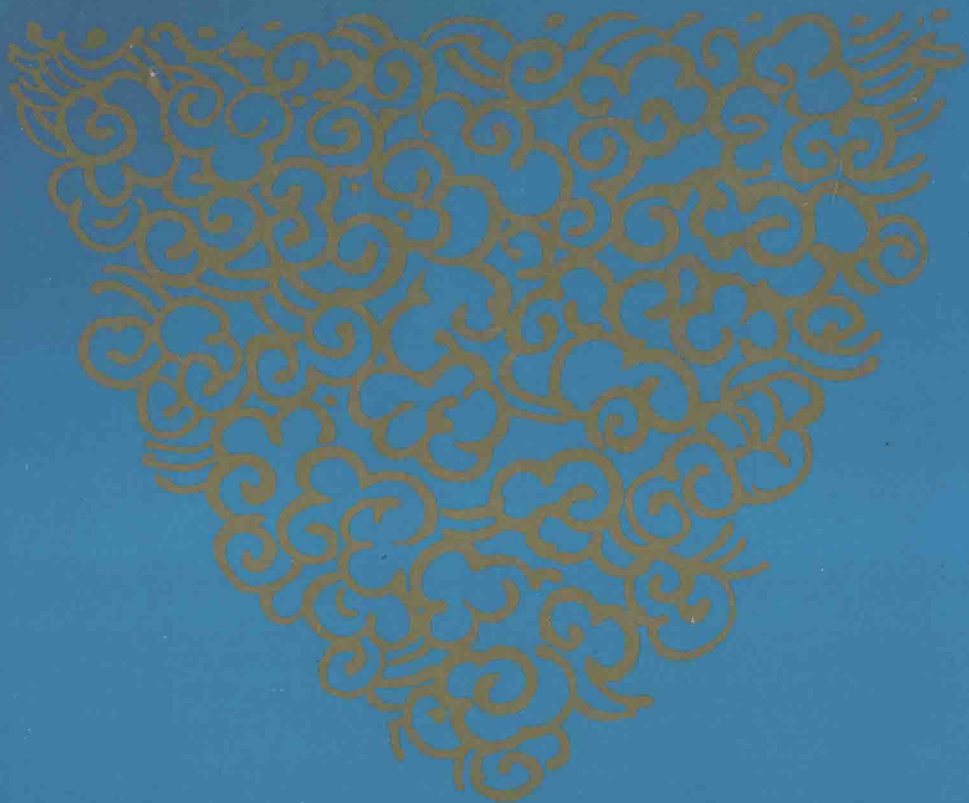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春 秋 穀 梁 傳

新譯

周 何 注 譯 / 古 籍 今 注 新 譯 叢 書 / 三 民 書 局 印 行

周
何
注
譯

新 譯

春
秋
穀
泐
傳
(上)

三
民
書
局
印
行

新譯春秋穀梁傳 / 周何注譯. -- 初版 -- 臺北市：三民, 民 89
面； 公分. --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57-14-2973-2 (一套：精裝)

ISBN 957-14-2974-0 (一套：平裝)

1. 穀梁傳 - 註釋

621.722

88002408

網際網路位址 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

◎ 新譯春秋穀梁傳(上)

注譯者 周何

發行人 劉振強
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電話／二五〇〇六六〇〇
郵撥／〇〇〇九九九八——五號
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門市部 復北店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重南店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
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

編號 S 03174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

ISBN 957-14-2974-0 (平裝)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心量，冥契古今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

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鷓鴣天

跪倒娘墳淚朦朧，甫生六月失兒踪。不知我母生前樣；畫像微描淒苦容。
酸楚雨、冰涼風，誰云船過痕成空，永存酸楚此心中，惟歎人生命不同。

娘啊！兒直到去年才知道

娘生兒甫七個月不到

兒被抱走，遠離母親的懷抱

娘啊，當時您怎麼承受得了

六十七歲始還鄉

腦海裡全無娘的印象

憑姐姐的樣子勾勒出媽媽的畫像

悲傷、痛苦、絕望全刻在臉上

有人說事過境遷，船過水無痕

兒只能說這一切都是命運

今謹以此書呈獻給兒可憐的母親
稍盡一絲孺慕思念和報恩的心。

一九九八年七月

自序

1 序 自

一九六一年開始撰寫《春秋古禮考辨》博士論文時，即已接觸《春秋穀梁傳》，當時即有議論精闢之感，故於一九六四年國立編譯館約撰《穀梁傳今註今譯》時，乃欣然簽約，並開始著手撰寫，然而其間曾任學校行政職務，俗務縈懷，時撰時輟，進度甚慢，亦嘗出國探親，輒隨攜資料，以便隨時賡續，至一九九〇年編譯館催稿孔亟，一時猶無法完稿，於是退還預付稿酬，辦理解約，然工作依舊進行，一九九二年中，因遭陰人設計陷害，身敗名裂，資財蕩盡，幾無容身之地。不得已提前辦理退休，謝絕所有人情往來，專心著述，豈料一九九六年初，因心情鬱悒不歡突患腦中風之疾，出院後遷居高雄，幸賴趙鳳娣女士悉心照拂，暨諸弟子如董金裕、傅武光、黃尚信、陳韻、蔡璧名、鮑國順、徐家昌、汪中文、李啟原、李旭昇等教授之殷勤關注，終稱安穩，謹誌謝忱。惟左肢以中風後遺症致甚不靈便，右手尚可勉強工作，因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得三民書局出版《中國訓詁學》壹書，後於次年一月再出版《禮學概論》壹書，此二書皆由電腦打字撰成者。今春又以心肌梗塞住院，因感人生無常，若不幸而遽然離世，則諸多未完之稿將成憾事矣。迨稍安定，乃續重拾舊帙，手撰《穀梁》之註譯，終於初秋竣工，前後凡歷三十餘寒暑，所幸三

民書局不以叢雜，慨然允為出版，俾余生前猶得見此書之刊行，以慰余先父母在天之靈，子雖不肖，尚有著述之傳世，蓋亦無愧於所生矣，因欣為之序。

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四日于高雄

導讀

一、《春秋》與《穀梁傳》

春秋原是當時各國史記的通稱，後來孔子根據魯史記修訂成儒學教科書，「春秋」乃成為經典之專稱，而不同於其他史記之通稱。

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云：「子曰：弗乎，弗乎，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，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？乃因史記作《春秋》，上至隱公，下訖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，據魯，親周，故殷，運之三代，約其文辭而指博。」孔子修訂《春秋》成為儒學教科書，必然有其特殊的用意，孔子自有其崇高的道德觀念和偉大的政治理想，可是周遊列國，得不到當時人君的賞識，於是才退而依據魯國史記的記載加以修訂，針對這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的人物和事件，按照自己的認識或標準，作了各式各樣的評判，留給後人對是非善惡得有一正確的參考指標，故約其文辭而指博，文字非常簡約，然而其意指卻非常廣博，這就需要孔子親自講述，弟子才能懂得。《漢書·藝文

志》云：「有所褒諱貶損，不可書見，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異言。」《春秋》所貶損大人，當世君臣，有威權勢力，故當時孔子可能不許學生記筆記。及末世口說流行，故有左氏、公羊、穀梁、鄒、夾之傳。惜鄒氏無師，夾氏未有書，後世只有三傳。而三傳各具特色，各有所長，不可偏廢。《左傳》作者蒐集各國史書配合《春秋》而編成，故詳於記事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則長於闡理釋義，是以欲探索孔子寓寄之微言大義，捨《公》、《穀》而莫由，而欲尋其事之原委實況，則非讀《左氏》不可。故後世研究《春秋》者，莫不知必須綜觀三傳，始得掌握真諦之理。

二、《穀梁傳》之作者

相傳《穀梁傳》為穀梁子所作，而穀梁子之名，卻異說多端：

《經典釋文·敘錄》引桓譚《新論》謂是魯人穀梁赤，應劭《風俗通》，蔡邕《正交論》同。王充《論衡·案書篇》謂是穀梁賓。

顏師古《漢書·藝文志·注》曰：「名喜。」

阮孝緒《七錄》謂是名淑字元始，楊士勛《穀梁序·疏》，《元和姓纂》卷十同。

邢昺《孝經·序·疏》謂名俶字元始，王應麟《玉海》卷四十引楊疏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同。

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引錢大昭《漢書辨疑》曰：「喜，閩本作嘉。」又引朱一新曰：「汪本

作嘉。」

按喜嘉二字形近，淑俶二字形音皆近，然則喜、淑、赤、寔，似為四人，或亦如公羊傳之自子夏傳之公羊高、平、地、敢之家世相傳，歷經數世也，惟其中有無缺遺，及其先後次第，今則無可考知矣。

李曰剛先生《穀梁傳之著於竹帛及傳授源流考》（載《師大學報》第六期）云：

穀梁學在先秦之傳授，唐楊士勛《穀梁傳疏》有簡略之記載：「穀梁子，名俶，字元始，魯人。一名赤，受經於子夏，為經作傳，故曰穀梁。傳孫卿，孫卿傳魯人申公，申公傳博士江翁。」案楊疏所云，頗有脫漏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六百十引漢桓譚《新論》云：「左氏傳世後百餘年，魯穀梁赤為春秋。」《孝經·序·孔疏》引魏麋信《穀梁注》云：「穀梁赤與秦孝公同時。」而秦孝公生於周安王二十一年（西元前三八一年），卒於周顯王三十一年（西元前三三八年），距孔子之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（西元前四七九年），相去一百四十年。杜預《左傳·序》稱「左丘明受經於仲尼」，雖無佐證，而以《嚴氏春秋》引《家語·觀周篇》所云「孔子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」之事推之，則左氏之於孔子，必居友生之間，其年遜於孔子而長於子夏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，孔子死時，子夏年僅二十九歲，苟子夏壽屆八十，去孝公之卒，尚有九十一年。如以師弟年去三十率之，由子夏傳穀梁赤，其間亦應有二世。王先謙《漢志補注》引葉德輝曰：「《元和姓纂》一屋穀梁姓下引尸子云：『穀梁俶傳春秋十五卷。』按尸子為六國時人，見聞較塙，則以為名俶者是也。」案商君與秦孝公同時，尸子為商君師，則必長於孝公。尸子獲見穀梁俶傳春秋，是穀梁俶必高於孝公同時之穀梁赤無疑。赤當為俶之子輩，不得親受

經於子夏矣。

據劉向《別錄》，左丘明嘗授《左氏春秋》於曾申，陸璣《毛詩·草木蟲魚疏》謂子夏亦嘗授詩於曾申。劉師培《群經大義·相通論》謂：「經學初無今古文之爭也，祇有齊學魯學之別耳。凡數經之同屬魯學者，其師說必同；凡數經之同屬齊學者，其大義亦必同。」以《毛詩》、《左傳》、《穀梁》各與《荀子》相通，則《穀梁》與《左傳》、《毛詩》亦必相通。《左傳》、《毛詩》既同出於曾申，二者皆魯學，曾申（檀弓·上）鄭注，曾參之子。）為魯人，且為子夏之弟子，則《穀梁》亦當出於曾申。穀梁俶蓋從曾申受《春秋》，以轉授其子孫，而為子夏之再傳弟子。楊疏謂其「一名赤，受經於子夏」，或以應劭《風俗通》「穀梁赤為子夏門人」之言而傳會。劉師培《穀梁荀子·相通考篇》於此有云：「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，轉相授者稱門人，則穀梁子乃子夏之再傳弟子，猶之孟子之於子思也。」蓋亦見其時不相及而言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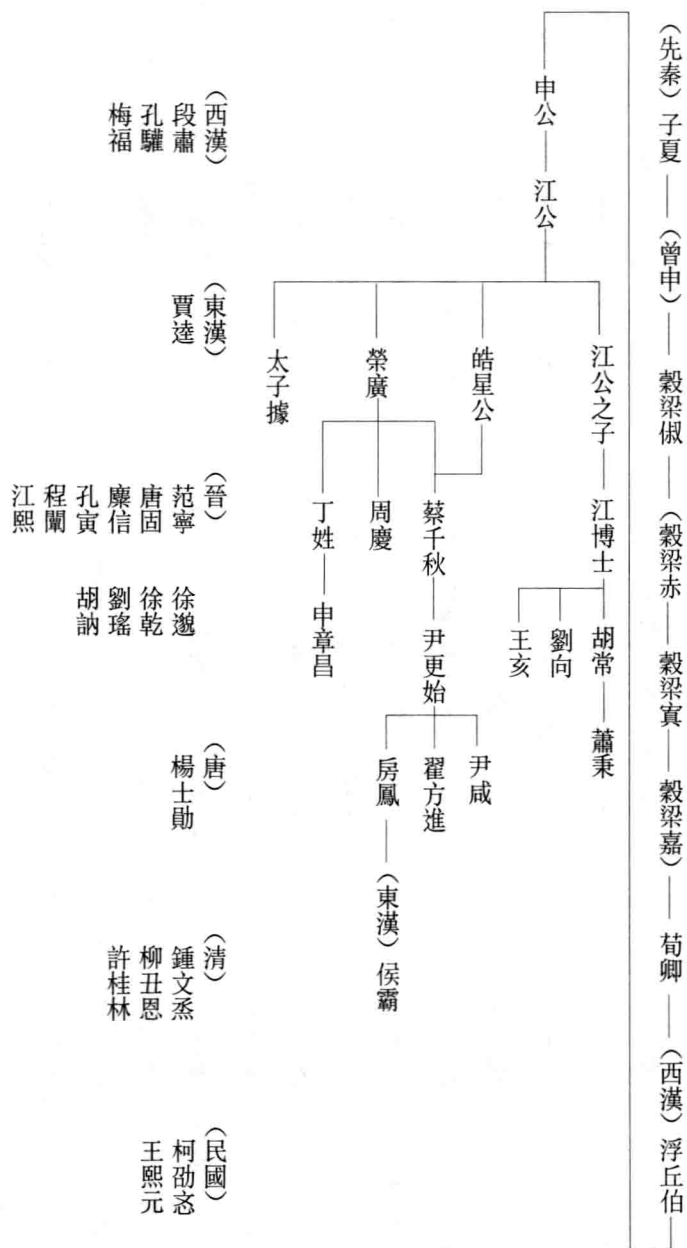
又據《別錄》，《左氏春秋》自左丘明經曾申轉授於吳起、吳期、鐸椒、虞卿而至荀卿，凡歷七世，則《穀梁春秋》自子夏經曾申轉授穀梁俶，而至荀卿，亦必有七世，除首尾四世外，中間或尚有穀梁氏名赤、名寘、名嘉三世，亦如公羊氏之五世相傳然。

三、《穀梁傳》之傳授

據《穀梁傳·楊疏》及《漢書·儒林傳》所載，穀梁子受經於子夏，其後穀梁家數世相傳而

至荀卿，荀卿以授申公，申公事浮丘伯受《詩》，申公傳瑕丘江公。又武帝時，江公與董仲舒並，仲舒通五經，能持論，善屬文，江公訥於口，武帝使與仲舒議，不如仲舒，於是武帝因善《公羊》家，詔太子受《公羊春秋》，由是《公羊》大興。太子既通，復私問穀梁而善之，其後穀梁浸微，時唯魯榮廣，皓星公二人受其學，榮廣能傳其《詩》、《春秋》，高才敏捷，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，數困之，故好學者頗復受《穀梁》，沛蔡千秋，梁周慶，丁姓皆從榮廣受學，千秋又事皓星公，為學最篤。宣帝即位，聞衛太子好《穀梁春秋》，以問丞相韋賢，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，皆魯人也，言《穀梁》本魯學，《公羊》迺齊學也，宜興《穀梁》，時千秋為郎，召見，與《公羊》家並說，宣帝善《穀梁》說，擢千秋為諫議大夫給事中，後有過，左遷平陵令。復求能為《穀梁》者，莫及千秋，上愍其學且絕，迺以千秋為郎中戶將，選郎十人從受。汝南尹更始，欲本自事千秋能說矣，會千秋病死，徵江公之孫為博士，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，待詔受《穀梁》，欲令助之，江博士復死，迺徵周慶，丁姓待詔保宮，使卒授十人，自元康中始講，至甘露元年，積十餘歲，皆明習，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，平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同異，各以經處是非，時《公羊》博士嚴彭祖，侍郎申輓、伊推、宋顯，《穀梁》議郎尹更始，待詔劉向、周慶、丁姓並論，《公羊》家多不見從，願請內侍郎許廣，使者亦並納《穀梁》家中郎王亥，各五人，議三十餘事，望之等十一人，各以經誼對，多從《穀梁》，由是《穀梁》之學大盛，慶、姓皆為博士，姓至中山太傅，授申章昌，為博士，至長沙太傅，徒眾尤盛，尹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，琅邪房鳳。」又云：「始江博士授胡常，常授梁蕭秉，王莽時為講學大夫，由是《穀梁春秋》有

《穀梁傳》之授經表：



尹、胡、申章、房氏之學。」其餘尚有孔安國之孫孔驩著《穀梁訓詁》，蓋宣帝時人，又有梅福亦明《穀梁春秋》。蓋成帝若王莽時人，又有段肅注《春秋穀梁傳》，見於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，姚振宗以為是兩漢間人。以上為西漢之《穀梁》學，此後則惟數晉之范甯之注，唐之楊士勛之疏，堪稱淵敞矣。至清則有鍾文烝之《穀梁補注》，柳興恩之《穀梁大義述》，許桂林之《穀梁釋例》等為最著。民國以來惟有柯劭忞之《春秋穀梁傳注》，王熙元《穀梁范注發微》（師大國研所博士論文）、《穀梁著述考徵》（廣東出版社，一九七四年出版）而已。至今幾成絕學。

四、《穀梁傳》之成書

歷經周、秦至於西漢初，《穀梁傳》之傳授大抵遵守夫子之遺訓，概出於口授，而未見著於竹帛，然則其成書究竟始於何人？向來說者多歧。近人崔適《春秋復始》云：「歆治《左氏傳》，以纂《春秋》之統，又造《穀梁傳》為《左氏》驅除，故兼論三傳則申《左》，並論《公》、《穀》則右《穀》。」以為劉歆所造，蓋本臆說，且劉歆絕無右《穀》之事。其父劉向嘗治《穀梁》，而《漢書·本傳》云：「宣帝時詔向受《穀梁春秋》十餘年，大明習。及歆校祕書，見古文《春秋左氏傳》，歆大好之。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，親見夫子，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在七子後，傳聞之與親及之詳細不同。歆數以難向，向不能非間也。」是劉歆固嘗攻擊《穀梁》也。且隱公二年夏五月經「無佞帥師入極」，《穀梁傳》曰：「不稱氏者，滅同姓也。」而隱公八年《左傳》

稱：「無佻卒，羽父請謚與族……公命以字為展氏。」則無佻原本無氏，並非因其滅同姓而不稱氏。劉歆為《左氏》專家，倘《穀梁》亦歆所造，何致與《左氏》乖違若此。況統觀《穀梁傳》義同於《公羊》者遠在《左氏》之上，如劉歆欲造《穀梁》以驅除《公羊》，何至於反多同《公羊》哉，故崔氏之說不可信也。

唐徐彥《公羊傳·疏》云：「《穀梁》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，故曰《穀梁傳》。」則是謂傳其學者著之竹帛。又《穀梁》隱公五年經「考仲子之宮，初獻六羽」，傳引「穀梁子曰」，如是穀梁自作，不應有此自引己說之語。清陳澧《東塾讀書記》以為《穀梁》之成書當在《公羊傳》之後，其言曰：「莊二年：『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。』《公羊》曰：『邾婁之邑也，曷為不繫之邾婁？國之也。曷為國之？君存焉爾。』《穀梁》曰：『公子貴矣，師重矣，而敵人之邑，公子病矣。其一曰：君在而重之也。』劉敞《春秋權衡》云：『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也。』澧案更有可證者：文十二年：『子叔姬卒。』《公羊》云：『此未適人，何以卒，許嫁矣。』《穀梁》云：『其曰子叔姬，貴也，公之母姊妹也。其一傳曰：『許嫁以卒之也。』此所謂其一傳，明是《公羊傳》矣。宣十年：『初稅畝，冬蠶生。』《穀梁》云：『蠶非災也；其曰蠶，非稅畝之災也。』此《穀梁》駁《公羊》之說也。《公羊》以為宣公稅畝（案「宣公稅畝」四字，《公羊》原文作「上變古易常」），應是而有天災。《穀梁》以為不然：「故曰蠶非災也。」駁其以為應稅畝而有此災。其在《公羊》之後，更無疑矣。

亦有以為《穀梁》之成書當早於《公羊》者，《太平御覽》卷六百十引桓譚《新論》云：